



QINGWANGZHONGDENÜXING

情网中的女性

李莉 韩显斌 编译

情网中的女性

李 莉 韩显斌 编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情网中的女性

QING WANG ZHONG DE NÜ XING

李 莉 韩显斌 编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30千 插页: 2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3,500册

ISBN 7-201-00268-7 I·40

每册: 3.20元

情网中的女性

〔英〕罗莎琳德·莱克尔 著

第 一 章

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然而，艾琳·林赛认为，纵使她得到许可，能戴上那枚镶着金边的玉制胸针，那她也不会感到欢乐。许可自己戴胸针，这使艾琳·林赛悟到自己似乎已是个大人了。其实呢，她今年才九岁。在此以前，虽说她是珠宝商的女儿，但除了系一条大缎带外，不许她私自戴任何装饰品。今天，一八九〇年十一月的这一天，情况就有些例外了。艾琳·林赛最喜欢的衣裳和胸针都已准备妥了，因为她父亲爱德蒙最近续了弦，刚度完蜜月，马上要带着俄国新娘返回伦敦了。新娘子是俄罗斯人，爱德蒙在圣·彼得堡逗留期间结识了她。后来，他俩就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了婚礼。

“哎哟！哎哟！”艾琳·林赛心情一阵比一阵紧张，别胸针时竟扎破了大拇指，疼得直叫。平静下来之后，她在弓形镜前照来照去，直至满意为止。平素，艾琳·林赛虽希望父亲对自己不要过分吹毛求疵，可爱德蒙严格的家教使她感到胆寒。怪不得她对继母的到来十分畏惧；因为她觉得，继母一定会与父亲合伙将自己管得更严、更死，家里的情规戒律会多到难以使人忍受的地步。

爱德蒙的前妻丹妮斯·林赛，在其女儿出生一周后便去世了。孩子取名为艾琳·丹妮斯。幼小的艾琳有时觉得，他们的房子似乎随着母亲的去世而消失了，自己的孤苦感越来越

加深了。失去慈母的艾琳，生活乐趣少得可怜。她的卧室阴暗，死气沉沉，因为歪歪斜斜的丝绒窗帘总遮挂在玻璃上。日久天长，丝绒窗帘已退了色。菲律宾红柳桉木制的家具，原来色泽鲜艳，雕刻精美，而如今却失去了光泽。不过，餐室里的长形饭桌依然微微发亮。爱德蒙在这儿偶尔举办一下丰盛的宴会或午餐会。

这种场合从来没有艾琳的份儿。她只在星期天祈祷后才能坐在那张餐桌旁吃到烤牛肉，或者圣诞节那天，坐在那儿吃点火鸡和葡萄干。除此而外，平素她在儿童室里用餐。这一天，艾琳振作起精神，偷偷溜到餐室门口，隔着玻璃往里瞧。只见女仆们身着华丽的衣服，在那里不停地忙乱；厨娘们更是手忙脚乱，精心准备着丰盛的菜肴。大家都渴望见到新娘子，完全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了。可是，艾琳痛苦地意识到，在弥尔顿七号这所住宅里，惟有她快快不乐。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她的家庭女教师——一位叫丹斯的法国小姐推开了卧室的门。“你没有听到我在喊你吗？”她扯起嗓门，操着一口巴黎腔喊道，“快来！你父亲和他的夫人随时都会回来。别忘了背你的欢迎词，要一字不差！”

“是的，小姐！”

艾琳忍气吞声，顺从地跟着老师走出房间。可怕的时刻已经来临。艾琳担心见到那令她惶恐的陌生人时说话会结结巴巴，便又重新组织了她的特别欢迎词，但愿不要说错了。

走廊里，七个仆人整齐地站在一边，身着黑衣的男仆放下了挽起的袖口。女仆把系着的围裙摆弄平整，把帽子上的缎带抛向后面。男管家将门打开，寒气立刻钻了进来。这时，一辆四轮马车停在路边。

首先下车的是爱德蒙·林赛。他正值中年，体格健壮，生就一个贵族似的鼻子，表情十分严肃。他穿一件呢料上衣，头戴柔软的毡帽。这些都是由伦敦第一流的衣帽商制作的。这对他这个常年奔波在外的人来说，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

爱德蒙转身扶他的新娘索菲娅走下车。她是爱德蒙的第二位夫人。她身材修长，颈若天鹅，颧骨凸出，金发柔滑，戴一顶棕色天鹅绒制的哥萨克帽，上面饰有一枚黄玉徽章。她穿着与丈夫相同的高级呢料旅行服，上衣紧扣着一排小巧的纽扣，外边是一件貂皮制华贵的披衣。她走起来似轻轻飘动，一副大家闺秀之态。当她整理衣服上那几条柔软的褶皱时，她显得很矜持。她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这使她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流露感情。索菲娅出身在一个守旧的家庭，倘若双亲在世，他们是绝不会允许女儿改嫁的。尽管爱德蒙经营的是珠宝生意，但索菲娅的双亲因其出身寒门及经商而十分鄙视他。然而，爱德蒙的自命不凡与索菲娅的双亲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以鉴赏家自居，并非仅仅是个普通的珠宝商。因其经营的珠宝别致而优美，他便闻名于世了。

或许索菲娅命中注定要嫁给狂妄傲慢的男人。她爱爱德蒙，可她从未爱过她的前夫。她的前夫是父母选定的，这一选择使她度过了二十年不幸的生活，最后沦为寡妇。她默认，一个女人应该只为爱情而嫁。即使是处在这种境地，她也得仔细权衡，是做个受人崇敬的结发妻子呢，还是当那个她认为是最坏的孩子的继母呢？爱德蒙考虑到他那个倔强而难以相处的女儿，曾要求索菲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索菲娅，我亲爱的！”

爱德蒙伸出一只胳膊让索菲娅挽着，两人并肩踏上台阶，向那幢房子走去。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她把手从丈夫的肘弯里抽了出来，走到了前面，向朝她鞠躬行膝礼的男女仆人们微笑致意。她走近一个怯生生地站在那里的孩子，脚步慢慢停了下来。这孩子使她惊讶不已，好一头惊人的红发，容貌如此端庄秀丽，一双大眼睛深若绿海！白皙的皮肤简直是透明的。但看那身穿戴，棕色毛料女童装吊在她纤小的身上，仿佛一根木桩，没有一处合体的地方。看来，这个小可怜虫就是爱德蒙那执拗的女儿了。

“你好，艾琳。”索菲娅说。那孩子神色木然，爱德蒙跨步向前督促他女儿说：

“快，快，有什么话跟你继母说说吗？”

索菲娅觉察到，爱德蒙没有吻艾琳以示问候；相反，当他紧抓住孩子瘦小的肩头向前推时，他的手指深深地陷了进去。索菲娅看到艾琳畏缩不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难道爱德蒙不知道小女儿对这样的场面惊恐万状吗？索菲娅呆呆地注视着艾琳。

“我想从仆人中挑一个向导，”索菲娅说，“你知道。对我来说，这儿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从前曾出国旅行过，但从未来过英格兰。”

艾琳的双颊泛起一阵红晕，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她为这位漂亮的太太的意想不到的请求大为震惊，她活脱脱就象一幅俄罗斯童话插图里的人物，一种信任感在艾琳心头萌生。

“我会尽力帮助您的，继母，”艾琳结结巴巴地说道。她把预先背诵好的欢迎词早就抛在脑后，一只手突然伸进兜里。从里面掏出了什么，双手颤抖着送到索菲娅面前，索菲

娅接住了。

爱德蒙双目大睁，在妻子戴着手套的手掌里看到了一捧咸面包碎末。“这是出什么洋相？”

然而索菲娅朝艾琳微微一笑，“我真心感谢你，亲爱的孩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地理课时，我对俄国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索菲娅弯下身，吻了吻艾琳的面颊，然后转身面对丈夫，双眼闪闪发光。“用掺盐的面包来欢迎客人是我们俄国的风俗，我一来到这个家就遇到这样的好兆头，爱德蒙，我真是回到家了！”

索菲娅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瞬间，虽有几分别扭。但又那么令人欢愉，她感到幸福，因为这使她对复苏的希望和称心如意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至于艾琳，从那天起就开始把索菲娅当作她的亲生母亲去爱。现在，终于有人和她逗乐取笑了，这是她从前从未享受过的。美中不足的是这种时候不象她所希望的那样不被打断，索菲娅马上就卷入了紧张的社交漩涡中，大部分时间都得围着爱德蒙转来转去。

然而，索菲娅是不会忘记对艾琳的许诺的。每当晚上外出前。她总要到艾琳床前坐上一阵，谈上一会儿。索菲娅明白。艾琳除了和爱德蒙分享对那些美丽的珠宝的赞叹，就再也没有别的乐趣了。索菲娅有几付华贵的首饰，几乎每付都有冠状头饰，配有项链，耳环和手镯。艾琳乐于听这些首饰的来历及佩戴它们的场合和要求。在她离开前，索菲娅总要吻吻艾琳，道声晚安。她身上散发出的芬芳却在寂静和黑暗里久久回荡、沁入心脾。

爱德蒙对她与艾琳这短暂的见面也加以限制，使索菲娅感到不快。但她很快便发现，倘使爱德蒙孤身一人时，他就会大动肝火的。爱德蒙对别人占去他和妻子在一起时间，把妻子的注意力吸引开来十分嫉妒，对他的亲生女儿也不例外。索菲娅为此感到十分痛心。索菲娅已学会在任何场合总是不时地盯着爱德蒙。而在爱德蒙的眼里却显出对索菲娅的期待。

爱德蒙是一个多情的丈夫，索菲娅希冀他那火一般的感情会使自己怀孕。但直到他们过了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也无任何怀孕的迹象，她十分失望。她开始认定，她的再婚的命运注定不会比初婚强多少，是决不会结出果实的。于是索菲娅把郁积的全部母爱都倾泻在艾琳身上。

渐渐地地索菲娅开始以自己的风格将那幢房子重新作了布置。她派人取回几件从俄国托运来的家具，包括餐具柜、书柜及古董架。这是她继承的家产，虽然着色华丽。但不合时宜，她便重新油漆一番。她还在摄政街订购了色泽柔和的窗帘以更换玻璃窗上那难看的长毛绒窗帘。她把房间整理得明亮清洁，令人愉快。她费尽心机经过精心选择，去掉了玻璃罩下的蜡果和那些贵重的小古玩及那几块黑熊皮小地毯。

索菲娅一有机会就带艾琳上街买东西，事先得和性情古怪的丹斯小姐交涉一番。因为她为减少上课时间而怨恨，并常常向男主人汇报。由于艾琳常与索菲娅作伴，不断受到启迪和教育，增长了知识尤其是对设计和制造方面所发生的美学变化有了了解，索菲娅解释说，传统派已为一股新潮流所排斥，这一新潮流的目的在于以高雅的风貌从自然界的多种形式中吸取营养，表现自然美。不仅油画和雕塑受到它的影

响，甚至所有的家庭用品，从茶壶到电铃按钮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万事万物，无论其用途多么平庸无奇，无论是出在名家巧匠的精雕细刻，还是车间的一条长凳，都应有一定比例，适中和谐、线条清晰。不知不觉中，索菲娅把艾琳带入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

除了上街买东西，索菲娅还带艾琳参观美术馆、展览会及午后音乐会。余暇时，她们就去事务所看望爱德蒙，因为索菲娅明白艾琳喜欢研究陈列室那些珠宝玉器。

总管泰勒先生对东家太太行大礼，对艾琳则很随便，并且常常伴以轻轻的微笑，因为泰勒先生在艾琳摇篮时期就熟识她。

爱德蒙的前妻丹尼斯生前常常光顾事务所，直到后来因怀孕而不能来时为止。因此，泰勒先生对她的举手投足仍记忆犹新。艾琳对别人当着她的面评论自己的生母从不生气，关于她妈妈的情况，她从泰勒先生口中了解的比爸爸给她讲的还要多。诸如妈妈的文雅和温和，父亲很少提及，仿佛他已把她的不幸埋在心底，不愿别人，特别是他的女儿分担那痛苦的记忆。

有一次，在参观事务所时，泰勒先生将艾琳拉到一边，略带神秘地对艾琳耳语道：“你今天会在店里看到一件有趣的东西。”

“啊，太好了！”艾琳兴奋地拍拍小手。泰勒先生已交给艾琳一些有关宝石的基本常识。使她懂得了，纯绿宝石包括多种多样的海绿色，钻石可能是粉红色或黄色，亦或无色，红宝石和蓝宝石除去颜色不同，没有区别。那些错综复杂的金银物品使她迷惑不解，于是，她就向泰勒先生询问里边那

些工艺品是怎么回事。可是，她最近发现她对那些传统的工艺品的热情比起从前来有所减弱，她对那股新潮流日渐赞赏，以至对与之不符的一切都表示责难。

艾琳与泰勒先生一齐走出陈列室，进入对面的走廊，一块绯红的地毯通向尽头，与她父亲的办公室相连。左侧有三扇门，其中两扇通向较大的接待室，第三扇通向一间很小的接待室，平时很少用，这几个接待室是为那些身份特殊的客商准备的。走廊的左侧是主要的金工车间。泰勒先生推开那扇玻璃门。让艾琳进入车间，由于他不能离开陈列室时间太长，他告诉艾琳在那里要设法找到某人才能让她见到已答应给她看的東西，艾琳急步向前走去。

占据这个车间的是一个分成五个马蹄形的长工作台。在每个马蹄形旁却放着一个小凳子，坐着一个金饰工人，各自拿着独特的工具，身系皮制工作裙，以使珍贵的铁屑不致流失。艾琳不止一次在这个工作台旁踱来踱去，提出许多问题。但今天她却急匆匆地从工作台旁走了过去，一转身就进了一间小邻室，工头正在那里独自工作。她气喘吁吁地踮着脚踌躇一下，看见自己面前的一件硕大的宝石饰物。占去了工作台的一半。

“啊。这是什么呀，卢卡斯先生？”她大声喊道。

卢卡斯一边摘下眼镜。一边挥动手里的工具示意她仔细瞧瞧。卢卡斯身材魁梧，性格温和，和曾在林赛珠宝店里工作过的所有老雇员一样。从艾琳呱呱坠地时起就认识了她。他也是个有妻室的人，对艾琳幼年丧母很感同情，所以一向对她和蔼可亲。

“你想想它可能是什么呢？”他问道。

艾琳如坠五里雾中，眼睛死死盯住了一大块三角形的兽皮上大量的钻石、红宝石和纯绿宝石。铺在桌子中央的装饰品呈扇形展开，最终是一块醒目的红宝石，几道金光闪闪的珍珠长流苏依次增高，足有她指尖到肘部那么长。“我实在不知道它是什么。”她声明说：“我敢肯定只有巨人才配戴它！”

卢卡斯哈哈一笑，“你说得差不离儿，这是一位印度土邦主交给我们为他最心爱的大象制作的装饰品。你仔细瞧瞧吧，依我看，这些珠宝大概是从某个地窖的珍宝箱里拿出来的。而且好久没见日光了。”“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些钻石给我最有力的启示，它们都是莫卧儿帝国早期的雕刻板，表面宽广而扁平。我相信，你会看出，它缺乏我们现今的技巧雕刻所拥有的那种美。”

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因为父亲领着索菲娅来参观那件印度人的装饰品。艾琳没有再问任何涌入心头的问题，她十分清楚父亲在场时她不宜叨叨咕咕。然而，如果将来长大后要作一个珠宝商，她就不得不学习很多东西。

她是怎样产生了做珠宝商的野心，这一野心是何时萌生的，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她从来未得到父亲的鼓励，爱德蒙真不明白，艾琳怎么能够迷上他那广博的珠宝藏书中的图片！自从艾琳懂事起，她就用硬纸板和装饰衣服用的金属图片制成项链、手镯和戒指，她觉得这些东西特别漂亮，又珍藏在她衣柜底部的纸板鞋盒里，当做自己的珠宝盒。

索菲娅观赏过那位土邦主的珠宝后，便和艾琳一同回家。在乘车返回的途中。艾琳向索菲娅摆出了早已埋在心底的一个问题，“您说，父亲会不会迎合新潮流呢？”

索菲娅摇了摇头：“不会的，他是一个守旧派。”

“但是，他不是对您重新布置、装饰我们的家十分喜欢吗？”

“这是两回事。他允许你的亲生母亲按照她的爱好布置家庭，因而也给我同样的特权，别忘了，你父亲经营的传统珠宝首饰物会在其他流派之后很长时间内受到赞赏，不要仅仅为了变革而抛弃传统吧。艾琳，要永远心胸宽广，愿美寓于多种流派中。”

“我还是希望父亲能担点风险。”

“如果你父亲的店里装满冒险的珠宝，那就无人来购卖，那是可悲的。”索菲娅笑了笑。“相信他的鉴赏力吧，他是一个明智的商人，他的珠宝知识之渊博是无人可比的，要不，伟大的卡尔·凡伯兹怎么会把他作为一个值得珍视的供应者加以信赖呢？”

索菲娅初次结识爱德蒙是在圣·彼得堡凡伯兹家的一次音乐晚会上，凡伯兹是沙皇宫廷珠宝商，他和蔼可亲，富有才智。当时是她居孀的第二年，她不再佩带阴郁的黑纱了。那天晚上出门时，她身穿一件黑色塔夫绸做的长袍，以衬托她那婀娜的身材，她瞧着她最喜爱的服装，十分惬意，兴致起来了，完全沉浸在音乐晚会的热烈气氛中，万万没想到她就坐在一位英国人身边，而且从他一开口说话时便爱上了他，而那是一句多么乏味的话呀！

“这几天天气真暖和，苏伊斯基太太。”

“是呀，林赛先生，您是初次来彼得堡吗？”

他告诉她不是初次，她便明白他每年都要为经商而光顾这里两三次。爱德蒙的嗓门浑厚有力，似乎出自他每一根胸

管。这声音使她十分激动，使她感到一种从前陪伴任何一个陌生人时从未有过的难以抑制的兴奋。

又过了十八个月，在他四次出没彼得堡后，她才接受了他的拥抱和接吻，接受了他的求婚，在求婚的整个过程中，他举止十分得体，是位理想的英国绅士，而她却一直抑制着心中萌发的爱情之火的冲撞。

她对爱德蒙的爱情，掩盖了爱德蒙的许多缺点和过错。他待人冷酷，占有欲极强，常为一点小事动怒。总之他远非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是，她却是个宽宏大量的女性。她明白在严厉逼人的外表下，也会藏着一颗脆弱的心。在艾琳眼里，父亲的神经似乎不太正常，索菲娅则对丈夫对女儿的苛刻茫然不解。以索菲娅之见，艾琳和她的同龄孩子相比，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总之还算规矩。只是偶尔和父亲顶几句嘴，那也是由于父亲的挑剔使她忍无可忍。索菲娅是多么害怕这种唇枪舌剑的顶撞，又是多么想设法用一句机警的话来避免这样的僵局！但是，可怕的顶撞仍不时发生。有时，索菲娅觉得爱德蒙的发怒是冲着艾琳本人之外的某一点，尽管她还没有弄清楚是否真的如此。

在参观那位土邦主的珠宝之后不久的一个雾蒙蒙、雨绵绵的一个下午，索菲娅和艾琳决定玩一种字谜游戏。当时流行性感冒遍及全城，丹斯小姐和许多仆人都因患此病而卧床不起。索菲娅为增添字谜游戏的乐趣，拿出了她的几件珠宝首饰及一些羽毛、围裙和扇子。艾琳出了第一张字谜，索菲娅出了第二张。依次下去，她们的兴致越来越高。那件供演出用的华丽服装在索菲娅房间里那张床上铺开，她们各自从上面取了几样东西披在身上，然后分头下楼进入客厅，各自等

着看对方的表演，事不凑巧。那天下午爱德蒙也决定早些回家，因为他已感到流感向他袭来，他身体开始有点发抖。他一心想着回家躺在床上，使其病体得以休息。但当他看到艾琳从楼梯走下来的模样时，便忘掉了一切。她身披拖地的黄袍子，脸上抹油擦粉。一根深红色鸵鸟羽毛用卡子别进她的卷发中，戴上继母的珠宝饰物，一副富贯之态。

爱德蒙又一次惊吓得呆若木鸡，即刻火冒三丈，粗厉地喊道：“你究竟想干什么？”

艾琳惊恐万状，顺着楼梯的栏干杆子向回退去。

“我在扮一个尊贵的女公爵，父亲。”她咕哝着、

“女公爵？”她鄙夷地怒吼道，“你打扮得象个妓女！”

爱德蒙冲上前去，将她拖下楼梯，朝她面部、头部和身上一顿毒打。艾琳歇斯底里的哭喊声惊动了索菲娅，她从客厅跑了出来。

“住手！住手！”她大声喊着，但他充耳不闻。索菲娅猛地冲上前，夹在发怒的丈夫和那泣不成声的孩子间，搭成一堵人墙。爱德蒙这才恢复了理智，看看太太脸上的惊慌，带着疲倦与绝望闭上了眼睛。接着一转身，默默地穿过过道走进书房，顺手关上了门。

索菲娅安慰着艾琳，并领他上楼让她坐下。用冷敷布在她身上那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上擦敷着。

“父亲为什么恨我？”艾琳边用手帕擦着眼泪，边无精打采地问道。

索菲娅一看到丈夫的暴行便意识到这全怪自己，然而她却肯定地说：“他不恨你，决不要那样想，是你摘了我的珠宝首饰才惹他生气的。”